

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

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上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塞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容，以嚴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遠建康。進羨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乃遜位，退還私第。

庶多池水。乃下令。其二公。並居。其。美。之。而。新。休。同。奏。車。驚。對。晉。韶。華。林。園。歸。信。曰。如。劉。唱。晉。文。帝。所。刻。王。決。桂。殿。其。跡。表。裏。魏。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此。謂。用。於。者。曰。亮。曰。不。然。魏。魏。百。變。拜。于。滌。亭。翁。美。之。問。謝。亮。曰。王。曰。才。謂。亮。曰。于。此。下。魏。與。曰。亦。不。知。帶。香。果。曰。人。且。美。劉。至。美。魏。以。執。魏。文。法。自。備。遠。官。眾。以。不。勝。後。略。於。新。軍。未。容。之。識。非。所。以。隔。表。遠。之。望。也。曰。魏。才。之。難。與。劉。美。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
 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
 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
 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
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
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
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
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
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
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
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
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歿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大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
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
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臣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廷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

處處撞着
對頭

備

古云肥就
惡子可知
其人頗公
之謂乎

吉温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
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奏為
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
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卷之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眾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
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
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
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傅李愷盧奕
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歛而
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李
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
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
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四
順河朔特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之第五琦方叅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難、忠、誠、可、原、亦、見、又

不恨大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柩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蹇。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闈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

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
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
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
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
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
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
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
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
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
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吾舐之、公恐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
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
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康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殞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日。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頽頽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實，沂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密有功。

靈督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寔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寔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寔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繫。市人椎釜鬲瓮盜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成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寔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寔曰：奈何？秀實曰：請辭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嫠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寔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寔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謹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析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謚曰。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寔署

牒免之。因使人遞諭令謚。令謚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寔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謚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謚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爲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

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匍、匐、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劉、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木、垂、滄、恨、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篋、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瓜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蕡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是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蕢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宮毗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蕢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蕢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蕢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蕢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况

臣所對不及蕢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蕢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蕢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蕢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挿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且欲服毳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
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
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
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
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
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
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
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
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
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
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
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意
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
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
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
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壽
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謹儻，官中求乳婢，安世上
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
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效。明日，后留呂

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輔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聚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

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蓉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蓉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牀中，自以儻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旣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累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鄧，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
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
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
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
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
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
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
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釋
毋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
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
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
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
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
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
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
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
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

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迴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

王回等徽宗立函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為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諭，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遣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灰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干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

八編類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
續
類
纂

卷
百
二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三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許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翼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瓘又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慚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慄爲怯，而罷在臺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有譖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隱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非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懷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瓘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旣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躬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州，而京、勔、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有度，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勔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
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
誅六賊時師成尚畱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
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
曰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
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
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
投隙歸罪於綱竊問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
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
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
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
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
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
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紳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乎震地。有中。人出衆。纒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惴。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激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

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閔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僭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䟽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慢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

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純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祭，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大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賣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賣書於陛下，䟽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直以糶。民塗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旣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頴上道，皓與其黨遇，警脫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紆罕迫二使

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
磔逆豫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
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喟曰此
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
編竄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
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宥居
自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
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
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至無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
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忽
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
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
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
奏書以挑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計
非嚮泣血且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
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
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

珍寶盡徙以非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皆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遣

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官席人設廉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于适日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湏如黃鍾大呂乃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鈔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鈔大理獄尋流嶺表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忠宣

宋胡銓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叅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羨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日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懷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

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挂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軋自

如此會議
不如獨議

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
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
膺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
去唯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
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
以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
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
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
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
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

自何舉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王積完顏
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
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
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
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
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
失梁武時候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
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
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
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

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巳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巳必至稱臣稱臣不巳必至請降請降不巳必至納土納土不巳必至銜璧銜璧不巳必至輿觀輿觀不巳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倚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三
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迺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琦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

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菹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
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
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
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
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
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賜諡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闔帥才也時襄陽被圍
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
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廼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入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
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
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廼酣歌
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
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
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
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啣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賄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賄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旣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
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
也迺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抗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
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
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
之喪歸葬。舟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
不肯從眾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
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
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
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盍少下
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
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
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
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曰。言兵必

亡漕使陸景思嚙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圍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中
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豎淮夷不
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
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
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
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
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糶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歿伯父徽嗣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
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
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
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
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
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
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揚。時楊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閩。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卽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卽日詔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廷芝叅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旣已臣服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閉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許又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襍牛皮麩羹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忠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闕

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徙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關妻邪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獲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關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聞強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關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關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關既歿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關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元福壽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一年穎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

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
衛官討之而後以聞十六年三月 明兵圍集慶福
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
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
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
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任快筆不
虞闕冗藉
口乎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黷耻為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黷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黷多病卧閨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黷

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

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

盜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黷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

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黷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黷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黷

之戇也羣臣或數黷黷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

辱朝廷何黷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

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黷何如人哉助曰使黷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闇。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弘及專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

必稱之爲
重臣亦當
其人矣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
拜黥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黥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黥過於平生淮南王謀
反憚黥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黥之言益
不用始黥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
稍益貴與黥同位黥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
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黥時丞相史皆與黥同列
或尊用過之黥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黥罷上

此亦黥對
病之言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黥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黥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
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
者五百餘人黥請問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闖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

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官其弟異數也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實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叙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荳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操以畿爲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

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邸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
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
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
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
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
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
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
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
逆衆心又從之於是羣人本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
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
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
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
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
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
若意有所不盡吏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
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真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特
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
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
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
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
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
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
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旣建以

次任

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
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革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
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竝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符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

定儲

竹林守禮
之儒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譖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
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
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
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
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焱起郡國皆以無
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
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
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
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
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

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蓀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諶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載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
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
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
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
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
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
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
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
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謔鼓舞殺
生燒塋一切禁絕雖條言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
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
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
門妙簡貞閑之女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
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外
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
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
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塋者藏也堯
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塋費損巨億
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塋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遊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厓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鏐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

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
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鏐爭哀割生人以
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
可復追至是孫壽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
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
壽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闈鄉獄三
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
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
帝詔吐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
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
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至行營節度
卽承瓘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
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
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瓘
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
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
委承瓘外則慮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瓘進不決
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
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疆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哉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箱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竝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
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
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
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
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
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
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
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
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
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
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
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
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
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
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
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
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刑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緩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與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役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輪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請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犬戎未嘗侵境者葢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卽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判爲媢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旣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旣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差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漸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

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厭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

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
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
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
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
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
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
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
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
船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
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
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
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丘
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
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
請謚蘇輒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
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
入院卽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獨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奇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藉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摧貨

不卽予欵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塋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論禮竝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塋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塋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竝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污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避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民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
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
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述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
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
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
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
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
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論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宋人主多
極得體之
語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
修意修乘問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
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
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
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
卽是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
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
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
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詔上書肆意欺罔以典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據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公於登第
先後淡若
水其謀國
如是信乎
精神不兩
用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只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
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
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
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
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
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
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
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
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
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
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
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
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
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
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
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
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州鎮以言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沙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石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塋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闔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八續類集 卷一百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旣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與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日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槩熙寧免役之法

免役
之法
宜行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頗戔戔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人
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
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
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
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
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
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
相言與之乘障五年于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
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木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
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
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
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會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
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
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
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
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悞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敗，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間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石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八

卷

四

中華書局影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以文帝朝
 猶十年不
 調責以無
 甚高論蓋
 吏風朴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爲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十年不
耳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
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
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心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

可開此端

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

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

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

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

循仍秦

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

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搆讖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建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熾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虺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戡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
後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
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
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
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囂謗
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繼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閤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
寃正增其在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
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爵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
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
給事中孽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
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
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
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護有功子。倫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悝平糴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

八編類纂 卷五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强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
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必利壽昌以善爲
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秦言故事歲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浦弘農
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
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
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
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
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
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
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
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

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脇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
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恐小忿存大信也若阿
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
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
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
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
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爲兵死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
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
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糶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
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藏虛矣今宮殿足
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
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奏已卽削橐故外莫知帝嘗
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
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
之處就食他州胄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
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
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
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
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立法不終
相古如此

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大題目

食畿縣百姓乃按榷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作片

見得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
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
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
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
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聲愚
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
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
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
十萬卽頓減徭賦歌儷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
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塵從此滋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
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
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
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
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
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較棧車
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
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

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掬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潯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間間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犇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毀聖慈魯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錘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得、力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迂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鞠宰臣元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李涵常袞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公凡所為
每有餘地

李涵常袞杜亞等

同推載皆欵伏

初晏承旨門下侍

臣類

只爲要做事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國之常典况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人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爲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寘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京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
錄催到收附文記卽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
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
除從點司是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
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
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
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
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歛板嗽縮退至殿
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
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其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
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
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
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
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
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
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
類以爲丹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
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
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訶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抹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摧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摧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摧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摧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目
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
承平昔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
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
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摧茶仍
今轉運司買馬卽五害竝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摧茶
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
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旣常在
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
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
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
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
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
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
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
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
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第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八續類纂 卷之五
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

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
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
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
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
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
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
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第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
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
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
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
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
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
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
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姝假令京師先行讓

八續類纂 卷之三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
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
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
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
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
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
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
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
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
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
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日：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

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流一淺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靡歛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不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沘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
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
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
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
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

禮之如在
季風中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六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
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
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
屬車之行達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迹遷此
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



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
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
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
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
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
蝕晝冥宵光地大震厲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不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

天理人心
之論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欬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京兆再治
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里閭，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不恭禮行

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快心事不可爲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敞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闕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佞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䟽。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天子待故
吏至此良
不薄矣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祠。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
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至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爲鉤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妙在託名

所測
非人

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索之舉立具卽時伏辜廣漢

爲人。疆。方。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祭斬其門闢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盜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魏相家婢有過自絞死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

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
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
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鄴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沮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天醜
劫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于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兵人也文成后之侄孝文初爲荊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
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
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復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
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愛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案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得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碛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直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

中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太宗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